

图书评论

评《红楼梦》专辑

1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

1973.9.

前言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指示：“图书评论是进行灭资兴无思想斗争，推动创作，指导群众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为使图书馆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更好地向广大读者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进一步开展群众性书评活动，我们将不定期编印《图书评论》，供省内各基层图书馆开展书评活动参攷。

本期《图书评论》以《红楼梦》评论为中心内容。在指导阅读这部古典名著时，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其中人物的阶级关系，如果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欣赏它，就会陷入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必然反映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读后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与影响。因此在阅读中，必须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才能对这部古典名著得出正确的看法。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2
-----------------------	---

目 录

鲁迅论《红楼梦》-----	3
---------------	---

《红楼梦》简介-----	6
--------------	---

怎样正确认识《红楼梦》-----	10
------------------	----

怎样阅读《红楼梦》-----	17
----------------	----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着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转载《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鲁迅論《红楼梦》

文学不借人，也无心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屬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溷人的老太爺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極的遇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所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的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狮子干净。（此句是柳湘莲的骂语，见六十六回。焦大醉骂宁国府，见第七回。——编者注）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

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堵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绛洞花主〉小引》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了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高尔基很佩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敌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尾又稍振。

《中国小说史略》

其（指高鹗）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备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读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坊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 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后大概是的。

《坟·论睁了眼看》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它那文章的确婉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去，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红楼梦》简介

管 林

《红楼梦》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国的一部著名小说。作者曹雪芹，出身没落贵族家庭，于萧条困苦的晚年写作《红楼梦》，写到八十回，没有完稿就去世了。后四十回，是乾隆、嘉庆时人高鹗续写成的。

小说以乾隆时代为背景。乾隆时代是清王朝已经到了威极而衰的转折点，从表面看来，好象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这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仍是封建社会。

有人把《红楼梦》看成一部“情书”，这是错误的。《红楼梦》虽然写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但从实质看来，它主要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小说通过以贾府为主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和没落的描写，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许多具体制度和某些道德伦理观念，肯定了象贾宝玉那样不满封建制度的思想，预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第四回是《红楼梦》的总纲。第四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说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大家族，以裙带关系，互相勾结，欺压人民。在这四大家族中，小说重点写贾府，贾府有宁国府和荣国府，重点又在写荣国府。荣国府是一个由少数封建主子和数百个奴仆所组成的封建贵族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中，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也有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中，主要表现为封建官僚家庭的主子与奴仆之间的矛盾，封建官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封建官僚与广大人民的矛盾。例如抄检大观园就是封建主子们对丫头的一次残酷镇压，接着就是晴雯的被逼死。又如五十三回写贾珍看了交租的帐单大发牢骚，认为“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下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真真是别叫过年了。”又说：“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再如四十八回，贾赦为了夺取几把扇子，竟勾结官府把石呆子害得家破人亡。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为了各人的私利，“一个个都象鸟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如贾政与贾母争教子权，贾政与宝玉的矛盾），兄弟之间（如贾赦与贾政），婆媳之间（如贾母与王夫人），妯娌之间（如邢夫人与王夫人之间），夫妇之间（如王熙凤与贾琏），妻妾之间（如王夫人与赵姨娘），嫡庶之间（如宝玉与贾环）。上述两类矛盾的不断斗争，促使了这贵族大家庭的衰败与没落。

小说还用了不少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豪华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如应接元妃省亲，特地修建了一个宽达三里半的大观园，雕梁画栋，亭榭楼阁，无奇不有，光购置乐器便用了三万两白银。又如宁国府孙媳妇秦可卿丧事的铺张也是惊人的。为了体面，请了三百多僧道来超度，死者的丈夫贾蓉还化了一千两银捐了一个官衔。出殓时送丧队伍“摆了三四里长远。”不仅婚丧等大事时如此，就是平常的衣食住行也是非常奢侈的。他们吃的茶叶，用的纱帐，是外国来的珍品。吃茄子，要几只鸡来做配料。吃一顿螃蟹便支，便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他们一个人要好几个人来侍奉。这些封建统治者，在生活上不仅豪华奢侈，而且荒淫无耻。贾赦已是头发花白，儿孙成群了，还硬要讨母亲的丫头鸳鸯做小老婆。贾珍、贾琏、贾蓉之流，更是“狂嫖滥赌”，搞得乌七八糟。这些封建主子们豪华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正是当时整个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的反映。

小说较充分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大家庭中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以及封建主子的腐化堕落，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使我们看到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小说对封建社会的许

多具体制度（如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家长制度、奴婢制度等）的批判是深刻的，但却没有否定（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也不可能否定）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构成它的基础的土地制度和它的政治上的君主制度。

小说还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正面人物形象。贾宝玉是贵族官僚家庭出身的封建叛逆者，他不满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他同情和尊重受欺凌的丫头；他要求个性自由，不满封建社会的某些道德观念；他要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对封建主义的背叛，显然是不彻底的。他对君权和亲权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偏于消极，不敢和它正面对抗。他除了希望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爱情和自由生活外，还提出更新更明确的理想，因此，每当他同封建势力尖锐冲突的时候，由于找不到出路，就想死，想“化烟化灰”，这都是反动的虚无主义的思想。最后，他真的做和尚去了。林黛玉也是官僚家庭出身的封建叛逆者。在她身上，充满着封建时代大家闺秀既要自由又怕越礼的严重思想矛盾。她蔑视功名富贵，骂那些皇亲国戚是“臭男人”。

她从来不对宝玉讲追逐名利的“混帐话”。她对封建势力，不愿同流合污，但又怕公开冲突，所以孤高自许。她不安于封建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安排，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因此，经常自叹自怜，触景伤情，多愁善感。这种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是由她的时代、阶级、身世、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决定的。她的这种个性，既说明了她对当时卑污环境的厌恶，也表明了那个时代贵族小姐自身的软弱。林黛玉的这种性格，在封建社会，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无济于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如果有谁学她那样，那就只能是脱离群众，患得患失，成为一个狭隘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对革命集体都是非常有害的。贾宝玉、林黛玉追求有共同思想的爱情，要求婚姻自由，在当时是与封建婚姻制度相对抗的，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爱情在阶级社会里是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的。鲁迅就曾指出：“贾府上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宝黛那种“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的爱情至上观点，是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清两个时代和两个阶级的界限。否则，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象宝、黛那样，把爱情看得重于一切，就必然会忘掉阶级斗争，忘掉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资本主义的殉葬品。晴雯是下层人物的代表，她能干，

泼辣，具有反抗性。作者为她安排了“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和“勇晴雯病补孔雀裘”等情节以表现她的性格。《红楼梦》人物繁多，据有人统计，其中有名字的人物就有四百多人。对于这部古代名著，如果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它，就会陷入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只有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把这内容丰富、人物繁多的《红楼梦》分析清楚。

由于时代和作者阶级出身的限制，《红楼梦》在思想内容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1) 作品多处流露出地主阶级没落的思想感情，和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如对贾府的衰亡，归因于“运终数尽”；书中一切女子的悲剧都归入“薄命司”。这些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起着麻痹人民斗志的副作用。

(2) 有些地方反对农民起义和丑化劳动人民。把“民不安生”归咎于“蜂起”反抗的农民，斥之为“鼠盗”。

(3) 有些地方流露出低级、庸俗的剥削阶级趣味。

(4) 幻想补封建制度之天。

《红楼梦》对封建社会虽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由于作者对封建家庭的末落和衰败抱惋惜的心情，所以写出来的实质上是对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的充满哀音的挽歌。作者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就其主观愿望来说，并不是为了加速它的灭亡，而是为了使它得到“补救”。

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破绽”，一方面又想“补天”，补封建制度之天；一方面写出贵族阶级的罪恶和没落，一方面又为这个阶级的没落而感到惋惜；一方面想为社会寻找出路，一方面又不可能找到这种现实的出路——。这一切就构成了曹雪芹世界观和《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复杂性。这里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对于古代的作家作品，必须坚持革命的分析批判，决不能兼收并蓄。

半个世纪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斗争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研究文学遗产是坚持唯物论，还是搞唯心论；是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论，还是搞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坚持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作品的主要倾向，还是搞形式主义和烦琐考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研究领域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等光辉著作，

深入开展《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革命大批判，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流毒。

怎样正确认识《红楼梦》

(一)、阅读《红楼梦》不要忘记路线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作家——评论家——读者，“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们总是从一定阶级地位和阶级需要来评论、对待历史文化的。对待《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也是如此。

《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中叶产生于我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从它出世以来，围绕着它，思想文化战线上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评论家在这部作品的研究上，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污垢。象胡适那样的反革命份子，更是怀着反动的政治目的来研究《红楼梦》的。他通过《红楼梦》的“考证”，宣传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反动哲学，反对人们“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的勾

当。一九五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胡适的反动思想的批判斗争。这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后来又在《红楼梦》问题上复辟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继续用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反动思想，腐蚀毒害读者，这实际上是对一九五四年革命批判的反扑，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表现。

古代文学遗产一方面存在着民主性的精华，但同时也存在着封建性的糟粕，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又存在着很厚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沉渣，所以我们今天在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阅读和评论中，必须坚持革命的分析批判，批判《红楼梦》的思想的糟粕，批判研究中的反动思想，也要批判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二）不能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爱情故事”。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是一部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小说，还是一部“情书”？是四大家族兴衰史，还是归为“是人的美、爱情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主题”？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分歧。这两种对立的主题论，实质上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斗争。

依据前者，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红楼梦》进行分析批判，这样来读《红楼梦》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封建社会，认识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腐朽丑恶和必然没落，从而加深我们这样的信念：丑恶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评论《红楼梦》，就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态度，就是引导人们向前看的态度，就是使历史文化的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表现。依据后者，就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把《红楼梦》的主题和精神归结为超历史超阶级的“情”、“美”及其“被毁灭”，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唯美主义和恋爱至上主义的反动思想。这就是不加分析批判、盲目继承的态度，就是歪曲《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把作品中某些“色空”观念的糟粕当作积极的东西来宣扬，就是引导人们向后看的态度。这种研究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历史文化研究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

(三)、《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兴衰史、它暴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

《红楼梦》第四回，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作者在这里确定了以四大家族（即“护官符”里所说的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为描绘对象、并且确定了对之进行暴露批判的态度。作者通过门子关于“护官符”的叙述和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批案的故事，使读者认识到在那个社会里，穷苦弱小人们到处受人欺凌宰割，而薛蟠之流却可以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所谓法律，不过是贾雨村之流谋求升官发财的工具，而当时的所谓官府，其实只是四大封建家族的奴仆。作者在这里已经表现了，他对四大封建家族，对封建官府（包括科举出身的贾雨村这样的官僚），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社会采取了暴露批判的态度。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重描绘了贾氏这个典型的大家族。通过对它的解剖来暴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并且通过它的败亡来预示地阶级和封建制度衰落的命运。

贾府的统治者们，不仅在大家族内部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并且勾结官府，对社会上的无辜的百姓进行掠夺和迫害。薛蟠杀人而能逍遥法外，就跟贾府的庇护有关。此外，贾赦为了得到石麒麟的一把古扇，官府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害物主，结果扇子就到了贾赦手里。王熙凤更是多次接受贿赂，抱揽诉讼。如有一次，她假托丈夫贾琏的名义，写信给节度使云光，设法拆散了一对青年的婚姻，结果害得女的上吊自尽，男的投水而死，两条性命被白白地杀害了，而这里“凤姐却安得三千两”！

贾府整个大家族表面上看来“尊卑有序”，很有“规矩”，其实是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就连父子、母子、母女、夫妻、兄弟之间，也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贾琏想从贾母身边拿一千两银子，作为妻子的王熙凤就提出非从中得到二百两谢礼不帮忙。赵姨娘为了替贾环夺得财产继承权，更不惜采用种种手段谋害宝玉的性命。这家族，即使是骨肉之间，也是“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贾府统治者们过着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十分空虚恶。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等手段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却用来作无节制的挥霍。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极端腐朽堕落。象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都是一些荒淫无耻的家伙，有的甚至大搞乱

偷的把戏，所以柳湘莲说贾家只有两个石头狮子干净。所谓“诗礼之家”，就是这样的肮脏丑恶！

贾府统治者任意蹂躏迫害奴婢。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的迫害下，晴雯被逐而死，金釧投井而亡，司棋撞墙而死，鸳鸯上吊自杀，尤二姐吞金自尽，尤三姐自刎而死……。她们的被迫害和惨死，说明了贾府这个所谓“慈善之家”，分明是罪恶之家！

鲁迅《狂人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红楼梦》这部历史小说，关于封建社会，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个字：“吃人”！

（四）、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红楼梦》及其研究中的反动思想。

曹雪芹毕竟是二百多年前一位出身于贵族阶级的作家。他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不仅有着遥远的时代距离，而且有着明确的阶级界限。他的思想和作品中的落后反动的思想糟粕，必须彻底批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且只有这种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在涉及阶级斗争这一根本问题时，作者就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他把“民不安生”归咎于“峰起”反抗的农民，斥之为“乱盗”，并且认为官兵必须加以镇压。他让贾宝玉跟贾政及其门客们一起，参加了反对农民起义的大合唱，让贾宝玉精心写了《姽婳诗》，把毫不掩饰的赞美之情，去歌颂为镇压起义农民而战死的恒王和他的爱妾。这就完全歪曲现实，颠倒历史的反动思想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还想“补天”。补封建制度之天。所以对于家族，他歌颂探春理家，并写到可卿的托梦，寻求挽救家族的“长策”。对于封建皇朝，他幻想“东平”“西宁”“南安”“北静”，盼望能“镇理齐治，修缮荣宁”，歌颂“圣主”，幻想维护所谓“清明政治”。总之，他对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制度进行了暴露批判，但就其主观愿望来说，并不是为了加速它的灭亡，而是为了使它得到“补救”。所以《红楼梦》对封建社会虽然是揭露批判，但唱出的却是一种充满哀音的挽歌！

此外，象《好了歌》和注以及《飞鸟各投林》等类的歌曲，集中地流露了作者地主阶级的没落的思想感情；对贾府的败亡，归因于“运终数尽”；对书中一切女子的悲剧都归入“薄命司”，并且归结为“宿孽总因情”等等。这些没落的地主阶级思想感情，和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的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的意义，实际上起了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直到今天，如果读者不提高警惕，不消除脑子里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和不健康的思想情绪，还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作用。这一些糟粕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破绽”，一方面又想“补天”，补封建制度之天；一方面写出贵族阶级的罪恶和没落，一方面为社会寻找出路，一方面又不可能找到这种现实的出路-----，这一切就构成了曹雪芹世界观和《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古代作家、作品，坚持革命的分析批判。

曹雪芹想“补天”，当然只能是一种反动的主观幻想。历史的波涛滚滚向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曹雪芹那个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依赖的封建制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于是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也就没能找到“补天”之路，所谓“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作者只好以痴狂、彷徨、苦闷、感伤、虚无之类的思想情绪，伴随着他的主人公走完了从“青埂峰”来回“青埂峰”去的虚无缥缈的人生道路。

但是，资产阶级评论家却百般美化曹雪芹和他的主人公贾宝玉。胡说什么曹雪芹不但是封建社会的审判人，而且是“私有社会制度的审判人”，胡说什么贾宝玉是“反封建主义的英雄和主将。”这都是荒唐反动的谬论。大家知道，能够彻底批判并且埋葬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一切私有社会制度的，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而在产生《红楼梦》那个封建社会里，无产阶级还未出现。至于当时反封建主义的英雄和主将，那倒是有的，不过，根本不是“怡红公子”“富贵闲人”的贾宝玉。恰恰相反，那正是被曹雪芹的他的主人公贾宝玉斥为“贼盗”的起义者，是那些在荣国府高大围墙外面“峰起”反抗的起义农民！

〈五〉、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就必须认真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从《红楼梦》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

(1) 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正确的分析批判，只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才有可能，否则我们就会被古代作家和后来的剥削阶级的“评论家”引上歧路。

(2) 对古代的作品，即使是《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也要坚持革命批判，在正确地肯定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必须严肃批判作者世界观和作品作中的消极反动的思想糟粕。

(3) 在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中，要不断地清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坚持批判继承，反对“全盘继承”，坚持阶级分析，反对“人性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4) 总起来说，关键问题是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把历史文化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转载丹东市图书馆翻印资料)